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WANG CHUAN 王川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WANG CHUAN 王川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青松
文字编辑：谢晓天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印制：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王川 / 刘铮主编.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514-1873-7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0348 号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王 川

刘 铮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1156

网址：www.photo.zjcb.com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5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14-1873-7

定价：128.00 元

主 编 刘 铮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王川

© 蝴蝶效应 2017

项目策划：蝴蝶效应摄影艺术机构

学术顾问：栗宪庭、田霏宇、李振华、董冰峰、于 渺、阮义忠

殷德俭、毛卫东、杨小彦、段煜婷、顾 铮、那日松

李 媚、鲍利辉、晋永权、李 楠、朱 炯

项目统筹：张蔓蔓

设 计：刘 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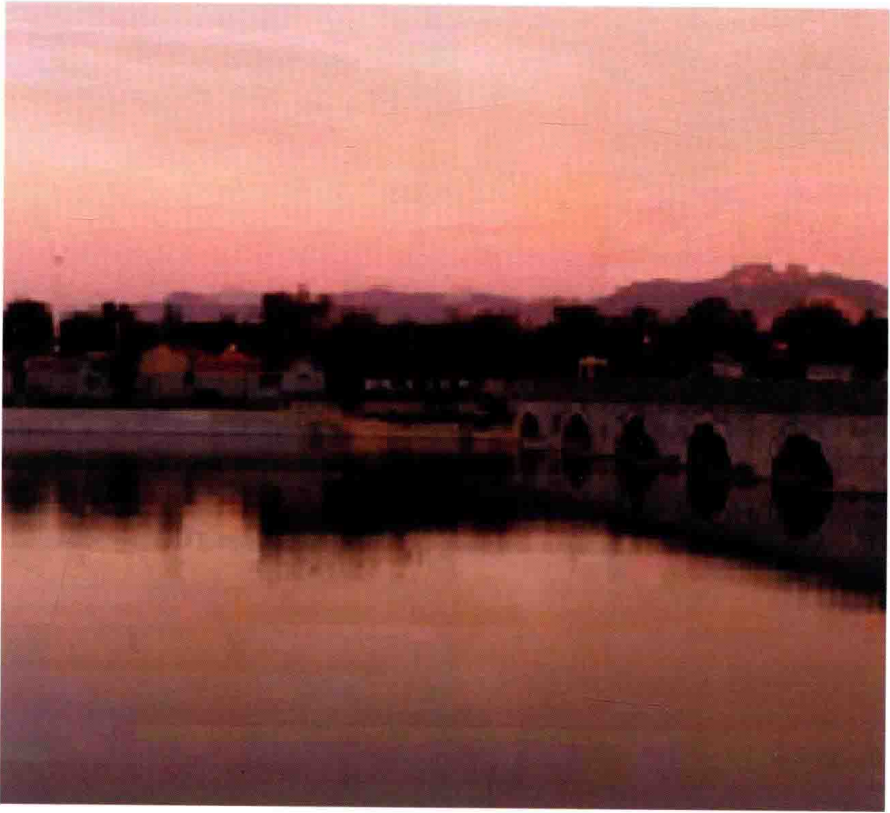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WANG CHUAN 王川



 浙江摄影出版社



像素

文 / 王川

今天我丝毫不会介意告诉旁人我拍照不使用胶片。我只用数码相机，和数字软件打交道，至少目前还是这样。从第一台相机开始，胶片作为影像记录的介质，既包含了无数信息感受，也承载了同样多的关于摄影的问题，前前后后有近三十年。尽管对从胶片到数字的转变也曾小有纠结，但发展得还算顺利。现在想来，我们都像时移世易中的一块微小碎片，折射着这一轮范围广阔、波及深远的媒介变革。

像素 (Pixel) 作为数字图像的基本构成单元，似乎生来就不甚招人喜欢。相较于隐身在乳剂之中大小不等、无序分布的颗粒 (Grain)，它们似乎过于理性、刻板和有序。这种规规矩矩的特点似乎都与艺术相悖。被称为“数字信号捕捉器”(Digital Data Capture Device) 的数码相机，通过把光这种物理能量转化为数字信号再转译为可视图像，它的参照系除了拍摄对象，可以说完全移植自传统摄影，“暗房”与“明室”形象明了地概括了这种关系。大小均等、以百万千万计的像素整齐排列，透过镜头点对点地与对象形成基于反射光线亮度的精确对应，将可视的对象转为数据，再被复杂的软件转为显示屏中的图像。这个小东西里面集成了传统冲洗店或宝丽来。与传统的银盐模拟影像 (Analogue) 相比，由像素构成的数字图像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同，尤其是其基本构成单元，与此同时却有着一致的原理。数字照片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要与只比它先行了百十来年的、基于物理介质的传统照片相比较的问题。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无论是数字相机还是输出设备的生产商都不得不将“可以像胶片一样好”作为对其产品品质的终极描述。为此，从硬件到软件，这个系统必须尽其所能地将像素特有的方块儿痕迹藏匿起来。

在早些时候，我们对像素最为直接的感受往往是与低劣画质相伴的。从那些像素数量不足以支持观看尺寸的照片上，我们的视觉经验之中有了“马赛克图像”这个概念（这不同于包豪斯色彩构成系统中的“空混”训练，这个词来自大学阶段的色彩构成训练，Photoshop 中滤镜对应的是这个效果）。这类照片最重要的来源是彼时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在某个阶段，这或许是网络在传输速度和画面品质之间不得已而为之的折中，也可以说是数字图像与互联网相互捆绑的一个无法避免的阶段性代价。但恰恰是这为期不长的过渡阶段造成了一种认识，一旦我们在某张照片中看到像素，那么这张照片就基本上与品质无缘，更遑论什么艺术和审美了。当然互联网还提供了另一种“马赛克”版本，那大多是利用其“生硬的虚化”特征解决“不宜观看”的问题。

托马斯·拉夫 (Thomas Ruff) 是我喜爱和尊敬的德国艺术家。他的“JPEG”系列作品把从成人网站下载的带有这种“马赛克”——同时也是具有强烈网络图像特征的照片，以巨大的尺幅直接将其“像素化缺陷”呈现给世人，从而直截了当地告诉世人，这就是数字图像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像素的时代。从中我们却隐约看到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照片的审美样式，一种由绝对精确的像素构建出来的感性的混沌和模糊。对于拉夫的作品，我们无法直接从传统

影像的经验或审美标准出发进行判断，他向我们展示的是艺术家对其所用媒介发展和变化做出的反应，以及这种思考的个人艺术呈现。作为杜塞尔多夫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在拉夫和他的同学古尔斯基(Gursky)身上，面对媒介转型和技术更迭，我没有看到踌躇和迟疑。他们对摄影的掌握和经验丝毫没有成为其前行的桎梏，对于摄影不断演进的特征，他们有着透彻的理解。他们是真正的与时俱进者。就我而言，在阿拉里奥观看拉夫的展览意义重大并具有启发性。之前对于像素、对于数字图像的种种疑惑和隐隐兴趣似乎得到了某种印证和支撑。其中，最为深切的体会还是在内心中真正全面接受了数字图像这个摄影媒介的新样式。对于媒介本身的兴趣首次超越艺术表达本身，这成为我随后很长时间内个人实践的最主要的驱动力。

于是从2008年开始陆续有了《像素北京》和《动物肖像》、2009年的《燕京八景》和2011年的《再聚焦：龙》三个系列。在前后四年多的时间里，对于纯数字图像，解决的问题从最初的技术流程到随后的对象选择、语言匹配不一而足。《像素北京》和《动物肖像》的重点在于将“像素化”作为一种特定的视觉样式去把握，并寻找与之相对应的特定对象和感受——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气息、个人记忆的感受，还有夹杂在其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因素。那是些无法着落在地标性建筑或者符号性对象上的东西。它们一直在那儿，这次我觉得似乎抓住了它的一个衣角，像素化把照片原本具有的不确定性进行了放大，那种视觉结果让我满意。

在历时半年多的资料查阅和实地踩点之后，《燕京八景》的拍摄和后期制作在将近一年时间内逐步完成。这是一个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反复游走和频繁转换的过程。燕京八景所共有的现实与历史双重交错的特点，以及身临其境时个人思想上的飘移、像素化图像所具有的精确与模糊共存的视觉特征使我认定这就是我所希冀的表现形式。数字软件的压缩使影像在被抽离了现实细节的同时依旧具备可识别的样貌，观看被框定在一种似曾相识的反复确定当中。

后面的《再聚焦：龙》的重点转向像素化影像与正常影像、清晰与模糊、精确与混沌之间的视觉秩序，并试图通过对从虚化到清晰的观看秩序的营造去实现一种主观引导。虽然从个人实践的角度上讲，这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延续性思考的结果，但当进入了“像素”阶段后，无论是出发点还是方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对所使用媒介的态度转变让我有机会用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目光审视我以为熟悉的城市、传统，它们的历史和当下。整个过程中所一再涌现的五味杂陈，在我置身于“金台夕照”的乾隆石碑前的那一刻有了无比清晰的体会。在那儿，我被包裹在四周大厦玻璃幕墙反复折射的光线之中，对面央视大楼上某处有一道金光直刺双眼，头脑中的想法因之交错混乱。而在随后的那些不期而遇、花样百出的龙面前，从它们身上所折射出的光芒稀奇古怪，同样闪烁晃眼，可目光却再也无法离开。

有人说当今中国的一切皆为摄影而存在，听起来虽有些极端却也一语中的。虽然任何意义上的变化、交替、更迭和消逝都可以彰显摄影存在的意义，或者为艺术的产生提供对象、主题和动力，但面对如此现实时的那份无可奈何终究挥之不去。

